



草源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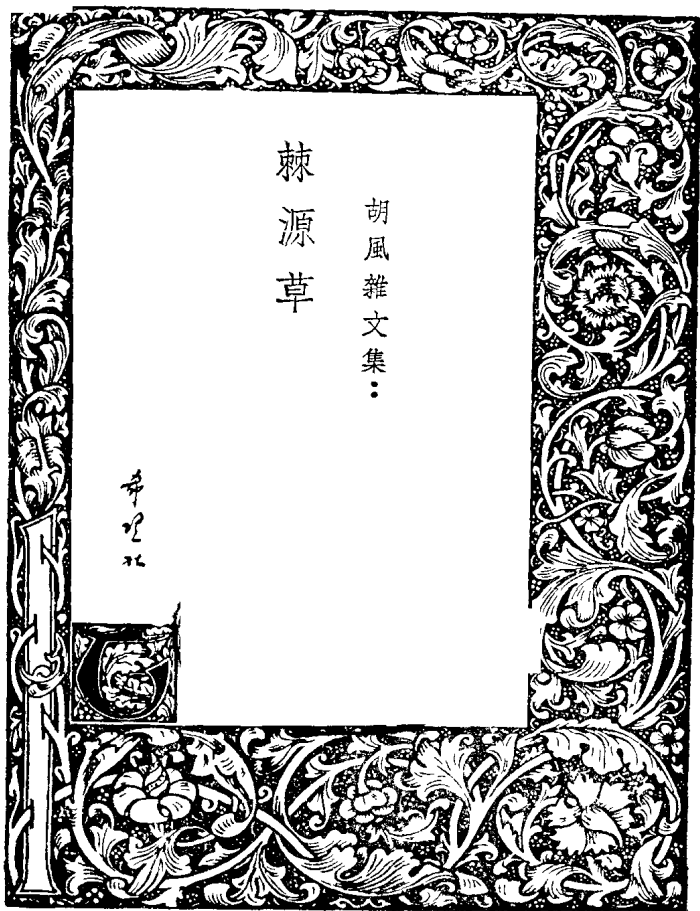
風 胡

1947

胡風雜文集：

棘源草

希聖社



印翻許不·有房權版

棘源草

著者：

胡風

出版者：

上海郵局信箱四一七六

生活書店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代發行：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渝初版（一一三〇〇〇）
一九四七年三月滬再版（三〇〇一—五〇〇〇）

解題

自從過着所謂文筆生活以來，偶爾也寫點雜文或隨筆一類的東西，因為常常對世態不免有一點感觸，只宜於採用這種隨便談談的形式。積而久之，也就頗有若干篇，都由M剪下放在一起。前年到香港以後，又寫了一些，因為那里最走運的是分析國際局勢的政論，文藝之類是被編輯先生們看不起的，但雜文隨感之類却還有發表的機會，因為可以給報紙副刊或週刊湊湊熱鬧，而又不會佔太多的篇幅。但敵人一來，這些全都丟光了。

到桂林以後，間或看到了戰前的報紙和雜誌，就隨手抄了下來，共得上集的十二篇。再把抗戰以來的從刊物抄下，編為下集。下集所收的，時間較近，讀者常能理解作者底所感以及它所由來的因由，文字具在，我沒有什麼補說的話。

至於上集，和丟掉了的總數相比，現得的篇數是很少的。那些丟掉了的，當然沒有什麼可惜，只有一篇叫做「爲腐而積主義」的幾百字的短文，却是至今還不能忘情。世界上儘有太多的把什麼都佔爲已有的狠人或能人，但他們並不是爲了利用或運用，只不過堆在後面院子裏面腐掉，爛掉，讓這個世界現得更爲貧瘠而已。這一點經驗，我爲用了不少的痛苦換來的。

至於現有的十二篇，須得加一點註釋，否則，沒有身受過那時候的苦惱的讀者們大概要纏不清白的。

「作家與草莓」，是對當時拉起「小資產階級的文學之旗」的英雄們說的。對於這種酷愛「拉大旗作爲虎皮」，甚至在花柳病房裏面也要拉起旗子來的英雄，我就禁不住要嗤之以鼻。

「戰爭與和平」，是爲當年的八·一節寫的。那時候，日本正要用戰爭來征服中

國，但全世界愛和平的人士和日本的革命民衆都反對這個戰爭，英國馬萊爵士和法國作家古久列所率領的「反戰調查團」就是爲了響應這個運動而到中國來的。但奇怪的是，倒是有一些中國人反而討厭這個運動，好像很歡迎日本軍隊向中國進軍似的。當然更不用說他們不會想到戰爭發生以後，日本人民有用生命作反戰運動的奇事的。

「西崽哲學」，記不清是被什麼觸發的，但我想，這種哲學不見得在今天已經絕跡。

「辯證法與江湖訣」，是送給那些以搬弄名詞術語虎人的高士，他們在今天已經取得了正式的雅號，曰：八股先生。

「過去的幽靈」，和當時被羣儒捧爲聖人的京兆布衣「周作人先生」開了一點小玩

笑，曾經被林語堂先生斥爲「淺薄」的，因而由這涉及了林先生自己，涉及了藹理斯大師。「藹理斯·法朗士·時代」，是它底尾聲。歷史太無情，昔日的「京兆布衣」現已高昇爲日本皇軍底「華北教育督辦」了。現在是，「聖人」高就了，只剩下一部份沒有趕上車子的「賢人」，因而不免略有淒涼之感。

「流氓哲學」，是針對着當時醉心於「名」「利」，以此律己，也以此看人的文豪們說的。這種哲學，在今天不但沒有絕跡，而且更加發揚光大了。不是在這文學昌隆的時期我們常常看得到珍奇的文壇風景，聽得到珍奇的文壇掌故麼？

「存文」碰着了江亢虎，當時他是威勢赫赫的紅人。歷史太無情，今天他在南京搶到了一把交椅，只是不知道還在主持「存文」運動也否？因爲當時他是紅人，我底小文發表出來時成了殘廢，收尾的部份就不大看得明白。

「把目標放到戰壕以外」，也是用了不少的痛苦經驗換來的，因而也就必然地碰傷了一些戰友，這在「冬夜通訊」後面就提到了一點點。

但「冬夜通訊」還涉及了一些別的事情。這一類的冤枉賬，差不多是宿命似地常常糾纏在我底身上。卽如這里面所提到的一家晚報，其實是日本人出錢辦的漢奸報，當時扼於情勢，不能明說，但想不到抗戰以後還會玩這一手把戲。大概三年之前罷，日本人在上海辦的「新申報」就發表了署名胡風的日本游記，大讚美其日本的風景和人情。有一個朋友還特地剪寄了來，要我作文聲明，但我想，我明明在重慶，怎麼會分身到日本呢？因而作文聲明也未免浪費：淪陷區的人看不到，非淪陷區的讀者又用不着看了。到前幾個月，聽說有在戰區的人從敵人那邊得到了一本用胡風的名字寫的書。是什麼樣的書，直到現在還不知道，但前幾天却另外得到了這麼一條剪報：

信外音

胡風

在鬱熱的異國里，父親，願你安妥。

我知道歷年的辛苦使你有一個願望：萬里歸來，你見到一個茂盛的家園，一個萬商雲集的店，一個成家立業的兒子。

要是老年的智慧與遠見能於深灌在青春的壯健與勇往中，也許一個人早已是社會的棟樑，不幸少年人都常淡漠於世故和經驗，而我遂亦只有仍永遠懷着少年的願望。

但父親，正如黑暗之夜增亮了星的光，窮困和顛沛使人增加了孝悌之感。你不知道年幼時在你床側我就習慣于屏息聽你夜深時的長嘆，早晨哥哥常將你的鞋移到最合於你用足放及的地方。而雖則年長了我常離你離家居住在都市，但爲了你幾句丁寧，我至今沒有親近那馨暖的捲烟。

你覺得缺乏嗎？成就和富有是一種快樂。但是，一個富商巨賈，一架光亮的車，一樽酒，那些一錘千金的人，他所得到的快樂幾會多於元宵夜你給我們一角錢，買甜品於街市

呢？或是一個故鄉的墟日，一些與鄉間親故樸素的談話，它所給予我們的快樂，較之燈紅酒綠的都市里一個華貴俱樂部之夜談又如何呢？並且，若是你知道你的兒子他們曾經成長，曾經學習，會讀科學與歷史，並會溫柔的想及青年，青春，幸福和坎坷，你不覺得那是一種奇異的補償嗎？並且，若是你不知道這一切，這種可哀的隔膜亦正是人生一件永傷的悲劇，而誰能不以此對於生命存了泰然的平靜呢？

你會多次經驗戰爭與和平。我知道青年人是願意無所爭執的。但故家故國是在烟塵中，而你所居的國度里，與我們同其血統的人亦常自危于苛虐和逼迫。你又要喜歡於這時難年荒嗎？不，父親，這一切皆將過去的，那時你萬里歸來，或真是一個茂密的家園，一個萬商雲集的店，還有一個因父親們的兒子之故而新生了的和平的國度。

在鬱熱的異國里，父親，願你安安。

二七，九，十三。

這扭扭捏捏的文字，和那晚報上的「憶魯迅」可算得異曲同工的。它不但把我底

不在人世了的父親送到了「鬱熱的異國」（南洋罷？），而且還派定他「願意無所爭執」，主張「和平」。它派定了我不但是「一個成家立業的兒子」，能夠經營「一個萬商雲集的店」，而且還是能夠把「老年的智慧與遠見能於深灌在青春的壯健與勇往」的，繼承父志主張「和平」的兒子，使父親看到「一個因父親們的兒子之故而新生了的和平的國度」。把別人底命運安排得這樣隨心所欲、這樣慷慨，這是比綁票匪還要兇狠的，綁票匪至多撕票，消滅你底性命，但它却要消滅你底靈魂。這和後方的「良心」們，正是一唱一和的雙簧，大概他們兩方是莫逆於心，相親而笑的罷。

但奇怪的是，據說這是發表在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十九日的香港星島日報副刊上的。那時候主筆政的該是戴望舒葉靈鳳兩位，未必那時候他們已經把他們本人今天所實行的主張硬栽到我和底死了的父親身上麼？記在這裡以示存疑。

「由人性到互利」，也是紀實的。當時頗有些人主張磕頭主義，那就是，對於日

本人，只要會磕頭就行了。我在這里，算是留下了磕頭主義底一個標本。今天，除了汪精衛和他底徒子徒孫，誰也不固執這種主義了，但我祈願一些正人君子們底心里沒有一點這種主義底殘餘。

「萬樂聲中一點哀」，又碰着了褚民誼。唉呀，夠了，他今天的狗臉譜已經替我作了全部的說明。而且，如果有誰造謠，說今天也有像褚民誼似地在人民底血泊旁邊荒淫作樂的人，我要借用希特拉式的嘯聲機狂叫起來，震壞他底發音機構！

過去的過去了，我們這樣地生活了過來。至於現在，我們是又一樣地生活着；至於未來，我們是要又一樣地生活下去的。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二夜，

記於桂林聽詩齋

胡風

目次

上集

作家與草莓·····	五
戰爭與和平·····	九
辯證法與江湖訣·····	一三
「過去的幽靈」·····	一五
葛理斯·法朗士·時代·····	一九
泛張哲學·····	二三

存文·····	二七
把目光放到「戰壕」以外·····	三三
冬夜通信·····	三七
由「人性」到「互利」·····	四五
萬樂聲中一點哀·····	五一

下 集

憶矢崎彈·····	五五
卽令尸骨被炸成了灰燼·····	六三
關於鹿地耳·····	七一
寫在昏倦裏·····	八一
斷草·····	八九
棘源村斷想·····	九五

棘源村斷想（其二）	一〇五
「舉一個例」	一一一
秋窗散記	一一五
致反法西斯的敬禮	一二九

原书空白

作家與草莓

有人說，某一社會層出身的作家祇能寫出那一社會層的作品，因為他們不能不忠實於他們底生活。

這高論，驟然一看，是大可以使人佩服的。無論怎樣「橫暴」的批評家，總不至於「命令」作家去說假罷。

5
但過細想一想，又覺得有些懷疑。第一，照這個說法，好像一個人底社會存在狀況，是被閻羅王前生注定了，不能變動似的，但實際上的情形却不一定如此。譬如說，富裕的農民變成苦力，學生進工廠，還有極端的例子，大學生拖黃包車。固然，文學家是國民中的優秀份子，應該從心所欲，但如果他或她也是社會的存在